

# 特朗斯特罗姆诗歌全集

[瑞典] 特朗斯特罗姆 著  
李笠 译

特朗斯特罗姆是一位在世界文学舞台具有影响力的为数不多的瑞典作家。他的作品已被翻译成六十多种语言，在世界许多地方成为意义重大的诗歌文本。诺贝尔奖获得者约瑟夫·布罗斯基曾公开承认：他不止一次偷过特朗斯特罗姆诗里的意象。去年，我在中国与诗人交往时发现，特朗斯特罗姆是他们诗歌创作的一个杰出典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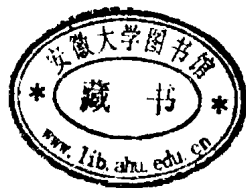


Tomas Tranströmer

Tommas Tranströmer

[瑞典] 特朗斯特罗姆 著  
李笠 译

特朗斯特罗姆诗歌全集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特朗斯特罗姆诗歌全集 / (瑞典) 特朗斯特罗姆著;  
李笠译. — 成都: 四川文艺出版社, 2012. 3  
ISBN 978-7-5411-3475-3

I. ①特… II. ①特… ②李… III. ①诗集—瑞典—  
现代 IV. ①I532. 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043061 号

---

Copyright © Tomas Tranströmer 2011  
First published by Albert Bonniers förlag, Stockholm, Sweden  
Published in the Chinese language by arrangement with Bonnier Group Agency, Stockholm,  
Sweden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进字: 21-2012-60 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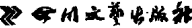
TeLangSiTeLuoMu ShiGe QuanJi

## 特朗斯特罗姆诗歌全集

[瑞典] 特朗斯特罗姆 著 李 笠 译

总 策 划 安庆国  
特约策划 杨 政 唐晓渡  
执行策划 黄立新 胡 焰  
责任编辑 宋 玥  
责任印制 唐 茵  
封面设计 尚书堂  
版式设计 史小燕

---

出版发行 四川出版集团  四川文艺出版社  
社 址 成都市槐树街 2 号  
网 址 www.scwys.com  
电 话 028-86259285 (发行部) 028-86259303 (编辑部)  
传 真 028-86259306

---

读者服务 028-86259293  
邮购地址 成都市槐树街 2 号四川文艺出版社邮购部 610031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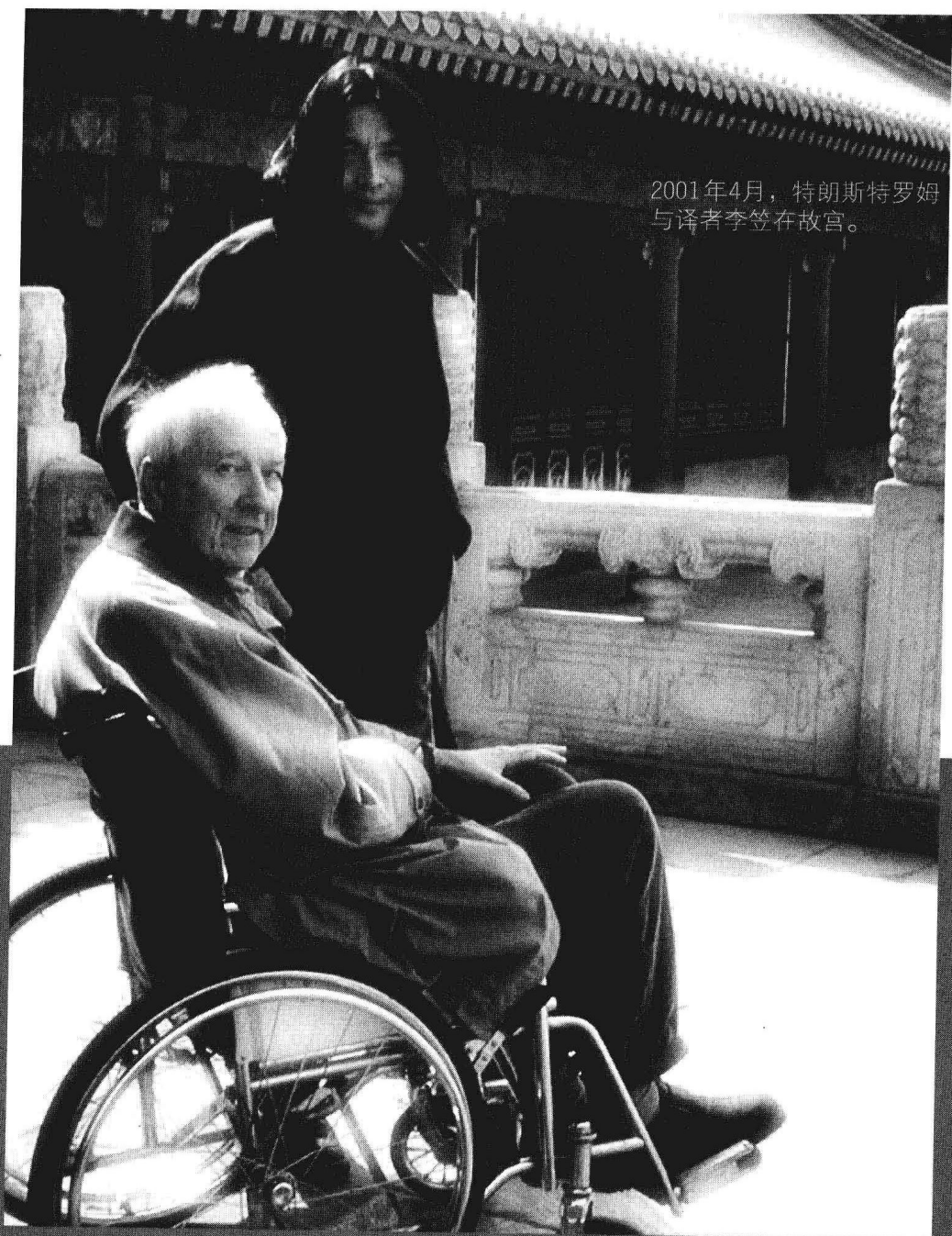
排 版 四川胜翔数码印务设计有限公司  
印 刷 四川联翔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00mm×1000mm 1/16  
印 张 25.75  
字 数 515 千  
版 次 2012 年 3 月第二版  
印 次 2012 年 3 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11-3475-3  
定 价 58.00 元

---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联系更换。



2001年4月，特朗斯特罗姆坐在故宫的门前。



2001年4月，特朗斯特罗姆  
与译者李笠在故宫。



1987年10月，译者李笠在诗人家做客。



2011年7月，特朗斯特罗姆和译者李笠在诗人夏天居住的蓝房子的花园里。

厌倦所有带来词的人，词而不是语言，

我走向雪覆盖的岛屿。

荒野没有词。

空白之页向四方展开！

我遇到雪上鹿蹄的痕迹。

语言而不是词。

# 授 奖 词

尊敬的国王陛下、尊敬的皇室成员、尊敬的观众：

特朗斯特罗姆是一位在世界文学舞台具有影响力的为数不多的瑞典作家。他的作品已被翻译成六十多种语言，在世界许多地方成为意义重大的诗歌文本。诺贝尔奖获得者约瑟夫·布罗斯基曾公开承认：他不止一次偷过特朗斯特罗姆诗里的意象。去年，我在中国与诗人交往时发现，特朗斯特罗姆是他们诗歌创作的一个杰出典范。

该如何解释这一现象？由于他诗里的出色意象？我认为这只是半个真相，另半个在于他的视野，对活生生日常生活的通透的体悟。

让我们在《卡丽隆》——“教堂的乐钟”——这首诗面前稍作停留。诗中的“我”置身在布鲁格的一家三流酒店，舒展双臂躺在床上，“我是一只牢牢抓住底部，拴住一只浮在上面巨影的铁锚。”或者再举同一首诗中对孤立无助的描述：“我的岸很低，死亡只要上涨两厘米，我就会被淹没。”这里，重要的不是这些单个意象，而是诗句所蕴含的整体视野。这个极其容易被淹没的“我”，代表了那毫无防御的中心。这里，古今的不同时代、远近的不同地点被编织



在一起。那个拴着巨大陌生物的铁锚，也同样属于这一谦卑的“自我”。但在这首诗中，也存在着一个反向运动。旅馆窗外，“野蛮的广场”向四面扩展，灵魂之状投射在它上面：“我内心的东西在那里物化，一切恐惧，一切希望。”这一运动既朝内，也朝外。一会儿布袋的缝口崩开，让教堂钟声越过弗兰登；一会儿又让钟声飞送我们回家。而正是这隐喻的巨大呼吸，孕育了鲜活完美的质地。奇异的是，这篇内涵丰富，编织精美的诗作几乎轻得毫无重量，但它直捣人心。

同样的呼吸在《波罗的海》一诗中也有。那描写理解和误解的精彩意象，在那里被编织进“敞开的大门和关闭的大门”，因“别的海岸”而喧嚣的风和给此处留下“荒凉和寂静”的风这一相反相成的画面里。

但特朗斯特罗姆诗歌宇宙里的运动，首先是指向中心的。他的精神视野把互不相同的现象汇集在此时此地。我们在《途中的秘密》里记得那间“容纳所有瞬间的屋子——一座蝴蝶博物馆”。和他那些在天上摸索的同行相反，他在第一本诗集的开篇写道：“醒，是梦中往外跳伞”。这是典型的特朗斯特罗姆式的朝着中心、朝着大地夏天

的深入运动。

在《舒伯特》一首诗里，这一朝向中心运动的精准，被飞行六周穿越两个大陆的燕子所捕获，“返回同一社区同一谷仓屋檐下去年的巢穴”。它们“直奔隐没在陆地的黑点”，和舒伯特“从五根弦普通和声里捕捉一生信号”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特朗斯特罗姆的天地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变得愈加宽广。瑞典版图扩展成闪耀的螺旋状银河、纽约以及“奔醒我们宁寂地球”的上海人群。他的诗常常闪现世界的政治风云，同时，它们的淡定姿态也变得更加明晰。“我持有遗忘大学的毕业证书，并且两袖清风，就像晾衣绳上挂着的衬衣。”特朗斯特罗姆正是以这种轻松的权威性语气，替我们很多人道出了心声。每个人，诗人在早期写道，“每个人都是一扇半开的门通往一间共有的房间”。我们最后置身在那里——那间容纳所有瞬间的屋子，此刻容纳了我们所有的人。

亲爱的托马斯，我今天十分荣幸地在此表达瑞典文学院对你的热烈祝贺，并请你走上前来，从尊敬的国王手中接受诺贝尔文学奖。

# 译者序

## 一、奇迹

斯德哥尔摩今年圣诞节没有下雪。街边的树像两百年前那样黑着，窗口的蜡烛像两百年前那样亮着。下午三点天黑了。没人对此惊讶。这不是奇迹。

奇迹是绝望或放弃时突然变成现实梦想。2011年10月6日是一个奇迹，它让瑞典诗人特朗斯特罗姆（Tomas Tranströmer，1931—）获得了举世瞩目的诺贝尔文学奖！我兴奋，好像自己获得了这一奖项。十二年前翻译特朗斯特罗姆诗歌全集的时候，我希望他能获诺贝尔文学奖——“这对诗歌，包括中国的诗歌，会有促进作用！”；五年前，我相信他一定会得奖，因为他是世界上活着的最好的诗人！但两年前我放弃了这一梦想——他不可能得，因为他是瑞典人！我想到1974年得诺贝尔文学奖而导致自杀的另一个瑞典诗人马丁松。瑞典学院不会重蹈旧辙。

但诺贝尔文学奖突然向特朗斯特罗姆走去。在他八十岁的时候。一个奇迹。就像诗人在《孤独》一诗中描写的那样：雪天他的车滑入另一车道，对面开来的车辆在逼近……“这时出现了一个支点：一粒援助的沙粒或一阵神奇的风”，他——驾车的特朗斯特罗姆——免遭了丧身之祸。

圣诞节我拜访了特朗斯特罗姆。我给他拍照。在莫妮卡（特朗斯特罗姆的妻子）去厨房拿香槟的时候，他突然握住我手：“Tack—så—mycket!”（“多——谢——了”）。我吃了一惊。这，是老人的声音吗？这个中风后二十年只会说“是”、“不”、“这”、“好”这几个字的失语者，此刻——第一次——在一个没有雪的圣诞节

——从嘴里说出了一句完整的话。

## 二、没有答谢词的诺奖获得者

10月8日，诺贝尔文学奖消息公布的第三天，我打通了特朗斯特罗姆家的电话。莫妮卡说瑞典人哭了。为一个好诗人获奖？为瑞典民族？“太意外了，根本没想到他会获奖。”莫妮卡说，“屋里挤满了记者，楼梯上排着长长的队，但我和托马斯会悠着劲，好好休息，把精神养好，然后去参加诺贝尔文学奖的颁奖典礼。”我眼前浮现出一个与喧嚣无关的场面：寂静的屋子，两个老人拿出抽屉里待改的诗稿，小心地，像拿出没有打开的珍贵礼物。

诺贝尔文学奖公布的一刻，瑞典作家协会正好在开会，听到诺贝尔文学奖给了特朗斯特罗姆，大家一起鼓掌跺脚，把一间19世纪建的房屋震得直颤。

一个著名小说家说：“他的诗帮我们做人。他是一个超越文化界线富有精神力量的诗人。”

一家报纸文化主编说：“我先是笑，然后哭。我喜欢他的诗。他的诗是没有时间的经典。”

但特朗斯特罗姆独自坐在自己的书房里弹奏着钢琴，就像他在黑色的日子走后那样。他用平静的目光观看世界。他看见南方的大海。他将在十一月，动物开始冬眠的季节，和莫妮卡一起去塞浦路斯，在那里感受瑞典没有的阳光和水果。

而我则开始修订自己十二年前翻译的《特朗斯特罗姆诗全集》。译出特朗斯特罗姆的气息和脉搏，把它们翻得像崔颢的《黄鹤楼》那样优秀！我对自己说。

11月12日，杭州西湖边的纯真年代酒吧邀请我在那里用瑞典语朗诵特朗斯特罗姆的诗作。听众满堂。

然后，20日。深圳旧书堂书店。又是双语朗诵。读不懂？比如《尾声》。“我像一只抓钩在世界底部拖滑/抓住的都不是我要的/……刽子手抓起石头/上帝在沙上书写……”一个失败者，一个局外人，

一个漂泊者，一个穷人，一个思想者，一定会理解。用神经去领悟！

特朗斯特罗姆或许会作出更好的解释。可惜他中风失语，不能说话。答谢词？忘了吧。没有答谢词。该说的，诗人在诗里都已经说了：“我唯一想说的/在无法触及的地方闪光/像当铺里的/银子。”

12月9日。我收到特朗斯特罗姆的好友、诗人、三届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会主席谢尔·艾斯普马克的来信。他给我寄来用瑞典文和英文这两种文字写的《授奖词》。他在信中说：“今天中午，托马斯的出版人要在波罗的海海边马尼拉别墅宴请托马斯及各界人士。”我多次到过那别墅，里面挂满了瑞典近百年来的诗人和作家的肖像。外面有个大草坪，站在那里能看见来往的船只和尖叫着滑翔的海鸥。

12月10日。终于！我从未见过老头像今天这么精神，穿着燕尾服坐在轮椅上，眼睛放光，像生日接受礼物的一个孩子。当艾斯普马克读完《授奖词》后，坐在轮椅上的他被推到台前，从弯下腰的国王手上接过举世瞩目的诺贝尔文学奖。全场掌声雷动。他用左手翻弄着奖章，露出微笑。音乐厅响起他喜爱的音乐家舒伯特的乐曲。

这时，七十多位瑞典作家在特朗斯特罗姆夏天居住的仁玛尔岛上举行着自己的诺贝尔文学奖典礼：穿着礼服，喝着香槟，在爵士乐的陪伴下，朗诵第八个获诺贝尔文学奖的瑞典作家的诗作……

### 三、特朗斯特罗姆的写作信条

夜已深。我躺在沙发上，听海顿的交响乐，大脑浮出特朗斯特罗姆《活泼的快板》的几句诗：“音乐是山坡上一间玻璃房/那里石头在飞，石头在滚/石头滚动着穿过房屋/但所有的玻璃都安然无恙。”宁静优雅旋律，把我带回二十四年前的一个秋日：

那是1987年10月的一个上午，我坐火车从斯德哥尔摩到特朗斯特罗姆居住的小城韦斯特罗斯拜访他。这是我们的初次见面。

火车开了一小时后到了。车站空空荡荡。车站尽头，离我两百米远的地方，站着一个人穿米色风衣风度翩翩的瘦高个男人。那人一定就是特朗斯特罗姆。我想着，兴奋地朝他走去，像一条雾中的船

朝灯塔驶去。

他快步迎上来，和我握手：“欢迎到清静的小世界来！”

我喜欢这句话，它让我放松。我坐着他陈旧的灰色沃尔沃车，朝他的住处开去。

我们穿过市中心一个广场，那里，有几块石板如今刻着他的一些俳句，其中的一首，二十二年后，即2009年我在参加特朗斯特罗姆专场朗诵会时，在夕阳里熠熠生辉：

看，我坐成了  
一只岸上的小船。  
我欢快无比。

莫妮卡已准备好了午餐：烤三文鱼、煮土豆、蔬菜沙拉。这是瑞典人招待客人的传统菜。我们三人坐在他家的花园里，边吃边聊。我们谈到翻译（我当时译了特朗斯特罗姆十来首诗，打算再译一些，出个选集）。我问《风暴》一诗里花楸树的果子（秋天，这里街上到处可以看到一束束心脏或拳头大小的红果子），能否把它译成“橘子”。“中国读者绝大多数恐怕都不知这种植物。”我解释。托马斯听了说：“可以。翻译是再创造！译者应享受他的自由。”他说他的朋友美国诗人罗伯特布莱把他“耕犁是一只坠地的鸟”翻成了“耕犁是一只飞起的鸟”。说完，哈哈大笑起来。“《半完成的天空》里说：每个人都是一扇半开着的门/通往一间共有的房间。这句诗是否受到汉字‘我们’的‘们’启发，即人+门？”我问。托马斯沉吟片刻：“这种神秘的经验，西方的基督教里也有。”他像自己的诗的结尾那样果断地回答了一句。

话题转到我翻译过的一个瑞典诗人、小说家L。我问：“你觉得他的诗怎样？”托马斯用禅师回答弟子的方式说：“他去中国三个礼拜，回来写了一部长篇，假如我去中国三年，我会写一首短诗！”

不言而喻，一首用三年写的短诗，一定比一部用三礼拜写的长

篇要好。这便是特朗斯特罗姆的写作信条：写得少，但写得好，让每首诗都通过词语的炼金术成为一流产品。也正是这信条，五十年他才写了两百首诗，并最终让诺贝尔文学奖给他带上“用凝练、透彻的意象，为我们打开了一条通往真实的新径”的桂冠。

我们保持着联系。1988年，我到瑞典留学，第二年出版了我的第一本用瑞典文写的名叫《水中的目光》的诗集，并引起瑞典诗界的好评。这一年，我认识了托马斯的大女儿艾玛，她和我同龄，当时在学声乐。她建议我出第二部诗集的时候，一定让他爸爸先过一下目。她的意思是：作一下润饰。1990年10月，出第二本诗集《时间的重量》前一个月，我给托马斯打了个电话。隔了两天，他专程从韦斯特罗斯开车到我居住的斯德哥尔摩大学的学生宿舍。他帮我看清样，修改句子，更换词语，为了节奏的美，把单数改成复数，把不定冠词改成定冠词，或把定冠词改为不定冠词……

整整一下午，我俩坐在十二平方米的小屋里。当沟通遇到障碍时（当时我的口语还不允许探讨问题），托马斯就在纸上涂画起来：“这句‘我路过一棵倒下的松树’，你用的是 *fallet*，但 *fallet* 是自己倒下的意思。诗中的那棵树是砍伐后倒下的，这时，就应该用 *fallt*（被砍倒）。”他说着，寥寥数笔勾出一棵躺着的松树，然后在上面加了把锯子。显然，我的瑞典文受着汉语思维的影响。汉语中，“倒下”可以是主动和也可以是被动，就像“鸟”可以是一只鸟，也可以是一群鸟。

天黑了下來。我留他吃饭，但他说他必须赶回韦斯特罗斯，有个美国诗人将拜访他。他拿起那件米色风衣，走出了我那显得有点低矮的学生宿舍房门……

一转眼，十七年过去了。

2007年5月，我把我写母亲的第六本瑞典文诗集《源》给他看，他目光停在那首叫《无名》的诗上：

我登上去纽约的飞机/你躺着，纹丝不动/世界抽成苍蝇的

嗡嗡声//我乘船去克雷特岛，去西西里/你坐在窗前/望着风中的  
柳树/汹涌的绿浪推着你向前//我在卢浮宫迷路/你含笑走来。  
一只闪光的瓷器。

托马斯看了以后，左手指着诗最后一句，摇头说“不”。我困惑地看着他。坐在一边的莫妮卡说：“托马斯是想让你把最后那句——‘一只闪光的瓷器’——删掉。”

我没删。我认为少了那几个字，就少了母亲这个象征含义：文化、根、母语等等。

但今天，2011年，我会接受大师的意见——拿掉那一句，整首诗才会变得更加空灵，给读者留下更多的想象余地。

托马斯是一个随和宽容、率直热心的人。

2001年，西蒙（我儿子）一岁，在教堂举行洗礼。托马斯也坐着轮椅来了。他抱着西蒙，像抱着朗诵会别人给他的花束。我忙于照顾客人，没顾得上拍照。这一瞬比抱基督的圣母美多了。它出人意料，就像特朗斯特罗姆诗里的意象。老人静静地坐着，脸上洋溢着《冰雪消融》那首诗的喜悦。

2008年，市图书馆为我安排了一场“李笠作品朗诵会”。我到时，发现托马斯和莫妮卡正坐在第一排的观众席位里，向我微笑。

2010年，我随在中国任职的妻子移居北京。2011年1月20日，我五十岁生日那天，莫妮卡突然打了电话，她祝我生日快乐，问了我北京生活的情况后，说：“我把电话给托马斯。”

一阵沉默，然后一阵婴儿学语的嗯嗯声，其中有一两个字我能听出是什么意思。然后又是沉默，又是孩子学语的声音。像一首诗在寻找自己最佳的表达方式。

第二天我把那一瞬间写成了题为《特朗斯特罗姆，或2011年1月》的短诗：

天色转黑。特朗斯特罗姆从电话里走来



“Bra! (好!)”无法听懂的词。沉默……

沉默说：伟大的诗歌五十岁才出世

“好”说：做孩子，哪怕世界到处是墙！

家人不会这样。我哥哥在盯视股市

姐姐在等待出国。出国对她是唯一的生日。

八十岁失语老人的声音在黑暗里

闪烁——斯德哥尔摩的雪飘入肮脏的北京。

#### 四、三首没发表过的诗

2006年3月的一天，我带着中国某诗歌杂志“要几首特朗斯特罗姆新作”的任务，来到斯德哥尔摩南城山路大街30号。四楼。我按响特朗斯特罗姆家的门铃。门打开。托马斯像以往一样，坐在放钢琴的书房里，那里能看到梅拉伦河和穿梭的船只。莫妮卡给我端上咖啡和糕点，转身到卧室翻找丈夫的手稿。

她找来了三首诗。

第一首是《可惜》。散文诗。读到“头疼没到退房时间。我得在那里待上一两个小时”这句时，我忍不住笑了。如果说奇思妙想是一个大诗人的品质，《可惜》无疑展示了品质。诗人用诙谐的笔触勾勒出头疼（折磨）这一瞬间的状态，人类普遍的生存状态：它是整座城市。

第二首。我看了一眼，说，“除了第二句里那奇特的隐喻，这首诗似乎不太像托马斯写的。”坐在一旁默不作声的托马斯突然哈哈大笑起来。莫妮卡点赞同，说：“你看着办吧。”我目光移向诗稿的右下方，看见“1969”这几个阿拉伯数字，脑袋突然像被什么东西捶击了一下。哦，三十年前诗人已预言了今天的处境：右半身瘫痪，每天只能用左手弹奏钢琴来对抗死亡。此诗洋溢着梦呓式的直接，